

刘斯奋
著

二·秋露危城

白门柳

而它这梅树

仍旧是蜷曲受苦的姿态
仍旧是残缺支离的躯体

可它已经获得了新生
几年后
它出乎意料地

抽出数十桠粗壮碧绿的新枝

接着

小骨朵似的蓓蕾就密密麻麻地爬满了枝头
在一个凄清微冷的冬晨

它终于开出了满树璀璨的繁花

而它这梅树

仍旧是蜷曲受苦的姿态
仍旧是残缺支离的躯体

白门柳

刘斯奋

二·秋露危城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Union One Stop Publishing Ltd. (UK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门柳 / 刘斯奋著. —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09.7

(茅盾文学奖长篇历史小说书系)

ISBN 978-7-5354-4058-7

I. 白… II. 刘…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84456 号

顾问: 王建辉 周百义

策划:  长江出版集团湖北天一国际文化有限公司
Under One Sky Publishing Ltd. (U.K.)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出版城 C 座 6 楼

Email: hb_tianyi@yahoo.com.cn

Http://www.cjcb-ty.com

Http://www.cjcb-uos.com

责任编辑: 姚梅 张韵 封面设计: 濮文涓

责任印制: 潘宇哲

出版: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 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 87679300)

Http://www.cjlap.com

印刷: 湖北新华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: 78.125 插页: 6

版次: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254 千字

定价: 116.00 元 (3 本·简精装)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87679267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内 容 提 要

《秋露危城》为长篇历史小说《白门柳》的第二部。明朝国破君亡,面对南下的清军,聚集白门的士人阶层有的誓死坚守,有的仍热衷于私利,一时间,忠臣、奸臣、文人、才女轮番登场,在金陵演出一场令人唏嘘的悲喜剧。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和翔实的史实为经纬,编织成一幅层次分明、引人入胜的历史人物画卷。

明崇祯十七年,黄宗羲之弟中选贡生,他同弟弟一起去绍兴拜会老师刘宗周,在他家得知清军攻破北京城,崇祯皇帝已死,奋力阻止老师自杀殉国。留都南京群龙无首,权力斗争混乱,拥护璐王和拥护福王的两派争执不休。钱谦益试图说服吕大器、雷縡祚拥立璐王,在城内散步针对福王的“七不可立”的公启。兵部尚书史可法则欲立桂王,以平息两派之争,他还召集部属商议反清对策,与马士英达成协议,谁知马士英出尔反尔,最终拥立了福王。冒襄偕同董小宛,举家迁往南京,路上偶遇逃难的方以智。复社还在起内讧,不同派系相互攻击,复社所依靠的史可法却决定去江北督师,让马士英留守朝中。李自成被吴三桂打败,逃出北京。钱谦益夙愿得偿,赴南京就任礼部尚书。刘宗周上书痛斥朝廷腐败,引来杀手威胁。不久,权奸马士英和阮大铖在争权夺利的战斗中又占了上风。扬州城终于被清军攻破,史可法以身殉国。弘光皇帝逃走,南京陷落,留都官员作鸟兽散,钱谦益欲投奔清朝,柳如是誓死不从。



第一章



回到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之后，黄宗羲在家中寂寞而烦闷地过了一年多。

虽然崇祯十五年底，他自北京南归的途中，曾经听到清兵又一次大举入塞的消息，并为此很惊愤忧急了一阵，但过后风声渐渐又缓和了下来。听说清军到底未敢过于深入，只在京畿以及河南、山东等地杀掠蹂躏了数月，便重新退出了关外。至于曾经在中原和湖广一带闹得天翻地覆的“流寇”——农民起义军，自去年秋天起，也先后回师西向，分别进入了陕西和四川。这一切，都使黄宗羲多少感到松了一口气，姑且安下心来，重新回到简朴而平静的乡居生活中去。

眼下已经到了崇祯十七年三月下旬。一连几天，黄宗羲都领着家丁，在离黄竹浦五里外的化安山一带，向佃户挨家挨户催收历年拖欠的租子。虽说眼下才是春夏之交，下乡催租主要是为着加强督责，本不指望能有太多的收获；不过，辛辛苦苦在山野间转了几天，不知费了多少唇

舌,到头来仍旧收不满十石麦子,黄宗羲不由得大大懊恼起来。随行的管家黄登——一个黑胖汉子,咬定小麦刚刚上扬,佃户们其实是有的,只不过装穷罢了,还举出以往收租的经验来证明。这更使黄宗羲越想越觉得受了愚弄和欺骗。“哼,这些可恶的东西,我好心好意把田佃给他们种,他们却全不知感恩!”他恼火地想。有一阵子,他甚至打算倒回去,找佃户们质问,要他们立即把租子交出来!但是,当想到这就要重新面对那些木讷粗鄙的脸孔,要再一次听取那些令人心烦的诉说恳求——哪怕明知是假装的也罢,黄宗羲又不禁犹豫了,“啊,我又何必同他们纠缠不清?要是他们再不交,我就干脆把田收回来,另外租给别人去种!”这样决定之后,仿佛重新得着倚仗似的,他的心情才渐渐平静下来。

这一天,快到晌午,他们才回到黄竹浦。刚进村,就得到一个意外的消息:他的三弟黄宗会在本省学政主持的一次考试中,以“品学兼优,年富力强,累试优等”,被录取为“选贡生”。按照科举制度,选贡也同举人、进士一样,算作“正途出身”,今后用不着再参加乡试和会试,而只要在接下来的“廷试”当中合格,就会被正式授予官职。由于这喜讯来得过于突然,以至最初一刻,黄宗羲还不太相信。当终于弄明白这已千真万确,此刻家里正焦急地等着他回去时,他才又惊又喜地“啊”了一声,连忙分开围上来打听消息的仆从们,也顾不上春天的村路泥泞不堪,管自用双手撩起直裾的下摆,一脚浅一脚深地朝村东的方向走去。

“啊,这么说,三弟当真中选了,真的中选了!这多么好,多么不容易!哼,说我们兄弟有才无命,徒享虚名,看今后谁还敢!哎,母亲不知道有多高兴啊!”黄宗羲加快脚步往前赶,一边兴奋地、匆忙地想。经历了这些年的挫折和困守之后,他当然十分清楚,弟弟这一次成功意味着什么——不错,眼下的成功只是弟弟的,同自己的前程,可以说没有太大的关系。但重要的是亡父当年建树的功名和家业,终于有了重振的希望;母亲那颗饱经忧患的心,也终于稍稍得到安慰。而这正是肩负着长子责任的黄宗羲,长期以来、特别是近一年多来暗暗为之焦虑的。“不过,我却回来迟了,母亲最初的那一下子高兴,我已经见不着了!多少年来,我连做梦都在盼着这一刻,谁知事到临头,竟错过了。我本不该自告奋勇去收什么租子,哎,真的不该!”黄宗羲懊悔地、惋惜地想,一口气爬完了那道沿坡而筑的石板台阶,越过一字并排的四棵合抱柳树和八根彩漆剥落的旗杆,从悬着“风宪”二字牌匾的门楼下穿过,走进被称做“太仆公府”的家。

黄宗羲一踏入院子,就发现家里的气氛完全变了样。这一片已经传了好几代人的、有着宽大的青石板天井和众多砖木结构房舍的老屋,在他几天前离



开的时候,还是那样灰暗单调、没精打采,甚至破败寒伧。可是如今,一切都变了:炸得遍地都是深红的炮仗纸屑,代替了天井里终年摊晒的柴草;那些红灿灿的、还残存着火药气味的碎纸片儿,使宅子平添了不少喜气。灰泥剥落的正堂和两边的楼宇,也被悬挂在瓦檐下的吉庆彩球映衬得面目一新。穿上了新衣裳的孩子们在满天井追逐嬉戏。仆人们一个个变得精神抖擞,喜气洋洋。看见大爷回来了,坐在门楼下的几个就惊喜地站起来,殷勤而热烈地向他问候。

“哎,三爷呢?”黄宗羲迫不及待地问,一边睁大眼睛打量着变得生疏了的家。

“噢,那不是!”年老的仆人用手一指。

黄宗羲转过头去,果然,他那位出色的弟弟正拱着手,把一位客人从正堂里送出来。今天,黄宗会穿了一件簇新的五福捧寿纹蓝绸大襟袍,头上方巾,脚下丝履,打扮得从来没有过的整齐漂亮;那张清秀、敏感,经常是表情傲慢的脸上,显露着童稚般天真快乐的神情。他没有看见哥哥,因为客人——一位同村的小个子秀才,正拉住他的衣袖,再三地嘱咐什么,黄宗会显得很耐心,也很留神,不住地点着头,随后就转过脸来。一刹那间,他的眼睛亮了。一种难以形容的狂喜,使他的脸孔颤抖起来,刚刚叫出一声“大哥!”就被夺眶而出的泪水咽住了。突然,他摆脱了客人,用了一个冲动的、不顾一切的姿势,前倾着身子奔出几步,一下子跪倒在黄宗羲跟前。

“大哥,你……两日不回,可是盼煞小弟了!”他呜咽着,大声说,“宗会能有今日,皆是大哥所赐,宗会没齿不忘。”说罢,咚咚地叩下头去。

当第一眼看见弟弟的时候,黄宗羲就趋步上前,想过去同他相见。但是十二岁的大儿子百药和十岁的二儿子正谊已经发现了他,大声欢呼着奔过来。黄宗羲躲避不及,只好先伸出双臂,把吊到脖子上来的正谊搂在怀里;待到黄宗会向他奔来,他想上前搀扶,却腾不出手。他无可奈何地瞧着俯伏在地的弟弟,瞧着那一身簇新的、使弟弟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漂亮衣巾,心头不由得一热,眼睛随之湿润了。事实上,由于父亲去世得早,宗会和二弟宗炎的学业,都是他手把手地教导出来的。他不仅是他们的兄长,而且是他们名副其实的的老师。如今,弟弟没有辜负自己多年的苦心教诲,终于一举成功,这实在使黄宗羲不能不感到极大的欣慰,以至于热血沸腾。他终于摆脱了怀里的正谊,也一下子跪倒在地上,伸出双手紧紧扶持着弟弟,连声说道:“三弟,不必如此,不必如此!”话没说完,喉头已经哽住了。他不得不停顿一下,等情绪稍稍平复,才重新微笑着,不胜友爱地瞅着弟弟,用亲热的、快活的口吻说:“三弟,你今日高中,为兄好生欢畅。只是贺喜来迟,反令家中伫望,心下

甚觉抱歉!”

“可这是不该的!”泪眼汪汪的黄宗会使劲摇着头,“大哥的道德文章,胜于劣弟十倍,理当率先高中。谁料老天弄人,竟让劣弟担此僭越之名,连日思念及此,宗会便觉惶恐难安!”

“啊,休要如此想!”黄宗羲连忙制止说,紧紧地握着弟弟的胳膊,“为兄近年耽于嬉游,学殖荒落,不似你等潜心帙下,精勤猛进,早已后来居上。如今先我着鞭,乃是理所当然。为兄可是心悦诚服,喜欢得紧哪!”

在最初听到消息的一刹那,黄宗羲于欣喜之余,确实曾经闪过一丝失望甚至委屈的情绪。只是他马上就为这种感情羞愧了。“嗯,这是不对的、可鄙的!”他责备自己说。现在弟弟的坦诚表白,使他想起了当初有过的那种情绪。

“嗯,你万万不可作如此想!”他坚决地、有点生气地重复说,随即避开了对方的眼睛。

但是,黄宗会却显然把过去那些年中哥哥的苦心培养看得很重,总觉得自己的成功使哥哥受到了损害。他大约很想加以补救,又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现在哥哥的祝贺和慰解固然使他感动万分,但也使他觉得更加难为情。忽然,他挣脱黄宗羲的把握,用袖子掩着面孔,放声大哭起来。

黄宗羲默默地望着弟弟。这一次,他没有马上劝止。的确,由于年岁渐长,加上各人的性格、志趣和行事不尽相同,这几年,兄弟们之间已经不像少年时代那样亲密无间。更兼各自成家之后,仍然聚居在一个大院内,姑嫂妯娌之间便难免发生种种摩擦和计较。这又或多或少影响着各自的丈夫。因此,平日里兄弟们为了某件小事意见相左,甚至大起争执的情形也时有发生。这使黄宗羲颇为痛心,也颇为失望。“啊,要是这样过不下去,那么就分开了,是的,干脆分家!”气恼之余,他不止一次冒出这样的念头。只是想到母亲还健在,恐怕伤了老人家的的心,才极力忍住,没有提出来,但内心的危机感却愈来愈重了。如今,黄宗会这么感情冲动地放声一哭,有如打开了一道锈锢渐厚的闸门,使黄宗羲在倾泻而出的感情潮水当中,重新看清了弟弟的内心。“是的,这几年也许是我想得不对,错怪了他,错怪了他们!其实他们一个一个都很好,都没变。他们都是我的亲弟弟,这是最要紧的。过去我为什么要气量浅窄地同他们计较?可鄙可羞!今后我再也不这样了,再也不了!”他惭愧地、坚决地责备着自己,抬起头来,发现周围已经聚拢了一群人,多数是些闻声而来的丫环仆役,四弟宗铨和五弟宗彝也在其中。他们正一声不响地、感动地望着黄宗会和自己。于是,他抓住弟弟的胳膊,用了一个有力的动作,扶



着黄宗会站了起来。

“哎，快别哭了，当着下人的面，传出去，让人笑话！”他附在弟弟的耳边，低声告诫说；随即转过身，怀着前所未有的轻快心情，同大家招呼起来……



三爷的荣膺贡选，给全家带来了喜悦和希望，但也带来了新的烦恼和困扰。因为按照惯例，接下来，黄宗会就得上省城杭州去答拜主持这一次考试的宗师，还得准备到北京去应廷试。这两件事都得花费银子。通德乡黄氏他们这一房，即便是父亲黄尊素在京里做官时，也并不富裕；近十多年来，更是每况愈下，经常为了不大的一点事就得举债，且别说眼下要同时应付两摊子的开支了。当然，三爷的功名是万万耽误不得的。经过一番东挪西借，并毅然卖掉了一部分田产，总算凑起了七八十两银子。于是，到了四月十五这一日，新选贡生黄宗会便拜别了母亲姚夫人，在喜气洋洋的乡亲们相送下，来到村外的渡口，然后由黄宗羲亲自陪同，乘上了一只乌篷船，取道姚江，向省城进发。

从黄竹浦到省会杭州，路途虽然不算太远，但也有二百多里的水程。其间要经过余姚、上虞、萧山三个县，当中还有一个府城绍兴。即使路上不停留，也得走上三四天。如今，乌篷船已经驶出名叫蓝溪的小支流，来到姚江之上，视野也变得开阔起来。平缓的、碧绿澄澈的水面，在白云浮荡的晴空下，跳动着万点阳光，有似一匹闪烁轻柔的素练，迎着船头飘曳而至，把低矮的篷舱映照得通明透亮。河岸两旁，则是兽脊似的连绵远山，映衬着一堤婆娑的翠柳。浓密的柳荫下，时不时有三五成群的牛羊踟躅而过。如果碰上一个村庄、一个墟市，照例又随风传来声声人语。也许是隔着一片水面的缘故，那变得细碎了的乡音听上去是那样悦耳，那样柔媚……

在消息闭塞的穷乡僻壤中蛰居了许久之后，能借此机会探访一些朋友，打听一下时局的近况，以及再度过上几天热闹的都市生活，黄宗羲的心中，洋溢着一种多时未有的愉快。“是的，这一年多，国家的局势似乎平稳了下来，我们家里，也终于有人出头了。莫非这运行于冥冥之中的天道，正处于物极必反的变换之中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我还是要致力于用世的。无论如何，这积弊如山、把国家闹到民穷财尽的朝政，是到了非痛加改革不可的时候了！时势的转换，说不定倒是一个付之实行的契机？”这么想着，黄宗羲就重新萌生出一种希冀，一种冲动，于是进而想到：明年又是大比之年，如果国家的局

势当真能够稳定下来，自己也能够继弟弟之后，顺利通过乡试和会试的话，那么也许还为时未晚，还可以切切实实做一些事情。“当然，从而今起，我得收敛心神，把那些制艺时文再下功夫钻上一钻。虽然枯燥乏味得很，但为了用世，也只得忍耐一下。幸好还有一年，只要肯下功夫，不信就钻不通它！熬过了这一关，事情就好办得多了！”这么暗暗拿定主意，黄宗羲的心情愈加开朗起来。他一边倚在船舷上，信目浏览着岸上迤迤而过的景物，一边不自觉地轻轻用指头击打着船板，哼起一支流行的散曲——

只见那流水外，两三家，
遮新绿，洒残花。
一阵阵柳绵儿，
春思满天涯。
俺独立斜阳之下，
猛销魂，
小桥西去路儿斜……

这首调寄《采茶歌》的曲子名叫《送春》，出于松江一位散曲名家施绍莘之手。由于曲辞俱美，在江南一带传唱颇广。不过，黄宗羲本不善于唱歌，平时更是绝少开腔，这会儿因一时高兴，才随口哼上几句。结果，唱跑了调儿不必说，有些句子还忘记了，只好哼哼唧唧地含糊过去。这么下来，顶好的一支曲子，给他唱得怪里怪气，充满了“嗯嗯啊啊”之类的拖腔，坐在船头甲板上的书童黄安听了，掩着嘴直笑。黄宗羲却毫不理会，只管自得其乐地哼了一遍又一遍。直到偶然回过头去，视线落在弟弟黄宗会身上，他才停下来。

“嗯，你在做什么？”由于发现那位新选贡生正盘腿坐在船板上，低着头，聚精会神地检点着带来的银子，黄宗羲疑惑地问。

黄宗会抬起眼睛，敏感白净的脸上现出苦笑，没有做声。

“莫非短了数不成？”由于这些银子得来不易，黄宗羲不由得探过身去。

黄宗会摇摇头：“短倒不短，就是……”他没有说下去，只是默默拨弄着那一小堆形状不一的银子。

黄宗羲瞧了瞧弟弟，有点明白了。他摆一摆手，安慰说：“论理呢，你这次要办的不是小事，一点钱不花是不成，可怎么打点，也只能‘看菜下箸，量体裁衣’。京师那种地方，你要放开手脚，就算带上个万儿八千，也未必够花；但手头捏得紧点儿，有这么七八十两，也尽可对付得过了。况且从留都进京的



官船,几乎日日都有,为兄已经想过了,打算托那边的朋友,寻上一位相熟的官员,捎带你一路,便连脚程钱也省却了。到京之后的食宿,也可以托人照应——哎,只管放心,这些事包在为兄身上就是。”

“可就怕如今京师里,光凭这个办不成事。”黄宗羲闷闷不乐地皱着眉毛,“听人说,那里上下左右全是衙门,连打个喷嚏都会碰上关节,都得打点。况且,那送银子的花样也有讲究,不能照直送,嫌瞧着不雅气。眼下顶时兴是送‘文房四宝’,送‘书’。不打开看不知道,原来那砚台是金子铸的,笔管是银子打的,那些书,一函一函全有‘书帕’,也是非金即银……”

黄宗羲紧皱眉毛听着。“行了!”他厌恶地打断说,“该理会的你不去打听,不该理会的你倒打听得挺仔细。照你这等说,朝廷里岂不是全成烂泥污了?那么国家还有什么指望?我们还应什么考,出什么仕?干脆趁早卷铺盖回家,岂不更好?”

停了停,看见弟弟低着头不做声,他又解释说:“自然,公行贿赂、贪赃枉法不是没有,可是像我们这样的人,又岂能随波逐流,任其摆布?须知我辈不出仕则已,若然出仕,便当以振衰起溺为己任,以更新弊政为职志,方不致辱没了家风!你不见我前年进京,就只带了三两银子,住了四个月,一份礼没送,不也照样对付下来了?”

做弟弟的垂着眼睛,揉捏着手中的一块碎银,半晌,才讷讷地说:“二哥说,大哥前年那一遭没考中,不是文章不如人,就在舍不得花钱打通关节。他叫弟这一次不可吝惜……”

前年进京时,黄宗羲之所以处处节省,一来是不肯服“财可通神”那个邪,二来也是考虑到家境困窘,必须尽量减少开支。没想到自己一番苦心,到头来竟成了弟弟们私下讥议的话柄!顿时,一股怒气从他的心底里冒了上来,眼睛也随之睁圆了。

“胡说!”他呵斥道,“不吝惜银子?说得阔气!莫非你们还藏着万贯家财不成?那就只管花去好了,我决不拦着!可是你们有吗?啊?有吗?”

自从父亲死后,黄宗羲一直担负着教育弟弟们的责任。久而久之,就形成了一种“积威”。所以,看见长兄发了火,黄宗会不敢再犟嘴了。他垂头丧气地把摊开的银子重新收拾好,然后躲到一边去,拿出一部《明文定》,管自低头用起功来。

黄宗羲却余气未消。无疑,他平生最不能容忍的,就是委屈从俗,毫无骨气,为着达到某个目的,便不惜与邪恶同流合污。正因如此,前年在北京时,他才那么坚决地拒绝周延儒的荐举,毅然南归。虽然许多亲友都觉得他过于

意气用事,甚至认为他“傻”,但他却毫不后悔。过后不久,周延儒在清兵入塞期间,就因谎报军情,畏敌避战,加上贪赃枉法的劣迹败露,被震怒的皇帝下狱赐死,还抄了家。此事证明黄宗羲确有先见之明。然而,时至今日,由自己一手教育成长的两个弟弟,一心只想着博取功名,竟连立身做人的准则都抛到了脑后,这确实使黄宗羲大为光火。不过,弟弟的那些话,又使他重新想起朝政的黑暗腐败已经到了多么深重的地步;而自己刚才猜想,改革的契机可能已经到来,是否过于乐观了?这积重难返的局面,难道真的还有改变的希望吗?正是这种突然涌现的疑问,败坏了黄宗羲那一度颇为勃发的兴致,使他感到气闷、恼火,而又茫然。“不,即便如此,事情还是有希望的,既然朝廷有力量把局势稳定下来,就证明国运未终,元气尚在,只要当道诸君子同心协力,一步一步做去,总有办法把朝政引回到正轨上来!”他固执地、竭力地为自己鼓劲。同时,为了证明自己这种判断是有道理的,他开始回想弟弟刚才的说法是何等的混账和荒谬,并打算给予更严厉的训斥。

然而,当他回过头去,却意外地发现,黄宗会也从书本上抬起了眼睛,眼神显得那样胆怯、可怜,充满着讨饶的意味。依稀就像当年,黄宗会还是一个孱弱的少年时,因为做错了事,被大哥叫到跟前的那种模样……

一丝温软的感觉,有如轻风拂过琴弦,使黄宗羲的心分明动了一下,他不由自主地哽咽住了。有片刻工夫,他皱起眉毛,咬紧了嘴唇,试图抗拒这不合时宜的干扰。然而,到底没能办到。“哼,冲着眼下是在船上,免得让船家听了去,姑且先记着账。待上了岸,再同你说个清楚!”他悻悻地想,随即背过身去,沉着脸,在船篷边上坐了下来。



坐落在姚江中游的绍兴府城,称得上是一座风貌独特的城市。它扼控着省会杭州与浙东地区的交通,城中水网纵横,几乎每一条街道,都有内河与之并连,船只进出十分方便。又因为本地盛产名茶和佳酿,所以茶馆和酒店,又成了城中随处可见的消遣去处。一年四季,生意都是那么兴隆……眼下,明朝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,就在城中罢职闲居。他是一位老东林派人士,又是朝野闻名的大学者,为人端方正直,刚毅敢言。长期以来,他受到朝中权贵的嫉恨,又屡屡触犯皇帝,因而被一再罢官削职。但是,这反而极大地增加了刘宗周的声望。至于他所创立的“蕺山学派”,在学林中更是备受尊敬,享有很高的声誉。



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,生前同刘宗周是情谊深密的朋友。后来,黄宗羲便正式拜在这位父执的门下,成为戴山学派的一名入室弟子。不久前黄宗羲的次女又许配给了刘宗周的长孙刘茂林,两家更成了姻亲。由于有着这样的关系,当船经绍兴时,黄氏兄弟便照例稍作停留,一起前去拜谒这位老前辈。

黄宗羲同弟弟在内河的一个码头上岸,穿过被露水打湿了的一片石板铺砌的场子,来到立着一对石狮子的刘府大门前。这当儿,天才刚刚亮,街道上还是空荡荡的,只有不多的几个行人,在熹微的晨光中彳亍而行。兄弟俩自觉来得太早,不好立即上前打门,于是先在外面徘徊了一阵,估计老师应当起来了,才让黄安拿了拜帖,到门上叫人通报。

看见亲家大爷来到,门公自然不敢怠慢。他殷勤地请客人到门厅里坐下,然后拿着帖子急急走了进去。片刻之后,他就走回来说:

“我家老爷有请大爷、三爷!”

黄宗羲点点头,同弟弟一齐起身,按照门公的提示,径直向刘宗周的起居室走去。

自从回到黄竹浦隐居之后,黄宗羲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上绍兴来谒见老师。重新走在熟悉的、花木扶疏的廊庑下,他心中的那一份急迫和喜悦,就更加强烈了。“是的,这一年多,我太疏懒了,对老师太不尊敬了,竟然连过年过节都没来,真是说不过去!照道理,再怎么着,也不该这样。虽然老师向来不计较这些,可是……”他一边走,一边感到既兴奋又惭愧,有一阵子,甚至把默默跟在后面的弟弟也忘却了。直到一步跨入起居室里,随即照例恭敬地站住,却不提防碰到了黄宗会的身上,他才蓦然醒悟过来。

由于发生了碰撞,黄宗羲本能地回顾了一下,与此同时,却听见弟弟诧异地轻声说:

“咦,怎么了?”

黄宗羲机械地旋过脸去,这才看清楚,屋子里坐着一位身材颇像老师的人,但并不是刘宗周,而是老师的儿子刘洵。作为儿女亲家,由刘洵先行出面接待自己,本来也很平常。然而,正如弟弟所诧异的,刘洵此刻的神情却显得有点反常:他穿着出门拜客的大衣服,失魂落魄地坐在椅子上,清癯方正的脸孔,显得异常苍白。他用一只胳膊撑着膝盖,五根指头无意识地紧紧攥着一柄折扇,对于黄氏兄弟的出现似乎毫无知觉。在他旁边,还坐着两位相熟的儒生,一位名叫陈刚,另一位叫王毓芝。他们都是刘宗周的女婿,不知为什么也一大早就来到岳父家里。而且,这两人也都神气惊恐,噤若寒蝉,对于来客完全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礼貌和热情。

“嗯，难道发生了什么事？”黄宗羲疑惑地想，随即上前一步，同弟弟一齐行着礼说：

“亲家翁，二位兄台，久违了！”

刘沟仍旧没有反应。这位以戴山学派的当然继承人自居的亲家翁，显然受到某种极度惊吓。他那本来是稳重自信的目光，变得空洞而茫然，似乎呆呆地望着前方的一件什么东西，其实什么也没有看。他的全副心神正浮游在某种可怕的境界当中，表情呆滞，半张着嘴巴，却什么也说不出。

黄宗羲愈加惊疑。他估计必定是出了什么不幸的事。“可到底是什么事呢？”一刹那间，他心中闪过好些不祥的猜测：“是老师？是师母？还是其他家人？”但看来都不像，因为适才一路进来，并不见有任何异样的气氛。他正打算动问，忽然，刘沟开口了：

“兄等可知道？”他喃喃地说着，没有移动眼睛，“京师——被流贼攻破了。皇上已经在万岁山自尽。大明——完了。这一下，真是完了！”

黄宗羲疑惑地望着刘沟，有片刻工夫，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。然而，随后就觉得，有一个沉重得可怕的东西把他的心狠狠撞击了一下，使他蓦地一震。

“什……什么？”他声音喑哑地问，喉咙一下子干燥得厉害，眼睛也因极度惊悸而瞪圆了。

“皇上、京师，全完了！”刘沟不胜悲愤地咬着牙，一字一顿地说，随即低下头去，痛苦地闭上了眼睛。

黄宗羲觉得头上的屋顶旋转起来，脚下的地板仿佛也在来回晃动。他本能地全力稳住身子，强撑着问：“这、这消息从何而来？会不会是谣传？”

刘沟摇摇头：“昨夜四更，府尊王公派人来叫门，知会全城缙绅即刻到衙门里聚齐，于密室之内，传看了省里发来的十万火急文书，说闯贼于二月中自陕西倾巢东下，连陷太原、大同、宣府。至三月中，居庸守将献关降贼，昌平亦告失守。闯贼遂于三月十七日，以数十万兵马围攻京师。三月十九日，城中内奸开门迎降。圣上和母后不肯陷于贼手，先后壮烈殉国。文武百官十之八九，俱已成阶下之囚——如今留都已在商议另立新君了！”

刘沟用沉痛的声调说着，始终没有睁开眼睛。他的神情愈来愈悲愤，愈来愈惨戚。当说到皇上殉国时，他的声音哽咽了，泪水从眼缝中汨汨涌出，顺着清癯的、已经不年轻的脸颊不断流下来。

黄宗羲却像给人扼住了喉咙似的，身子开始战栗。的确，这一场塌天大祸来得太突然、太冷酷无情，简直使他无法接受，甚至无法相信这是真的。现



在,他仿佛掉进了万丈冰窟,只感到一阵一阵锥心刺骨的寒意,连全身的血液也像被冻结了似的。有片刻工夫,他完全失却了思考的能力,只觉得心中一片茫然……

“那、那如今该、该怎么办?”半晌,一个发抖的声音在身边问。那是他的弟弟黄宗会。

这无疑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但此时此际,显然谁也无法回答。所以,正如死水潭中冒起来了一个气泡,只发出一声孤单的轻响之后,周遭又重新归于死寂。

这种状态持续了多久,沉浸在空前的震撼和悲悼之中的人们,似乎谁都没有留意。然而,渐渐地,依稀又有了声音。那是一阵发自心肺的喘息。起初,它只是微微抽响着,接着就越来越沉重,越来越急促,终于化作一阵悲痛欲绝的长嚎。黄宗羲惶然回过头去,当发现这夹杂着“嘭嘭”撞击声的痛哭,是来自起居室东边的书房里时,他吃惊地叫了一声:“老师!”立即三步并作两步,奔了过去。

刘宗周果然在书房里。只是这位平日举止庄重、衣履修洁的一代大儒改变得非常厉害。他把帽子掀掉了,一任满头稀疏的白发蓬乱地纷披着。衣裾下露出一双黑脏的大脚板,布鞋和袜子都不知甩到哪儿去了。极度的悲痛,使他那张布满皱纹的方脸变得浮肿而且潮红,不断涌出的眼泪鼻涕,糊住了胡子和脸颊。他颤抖着跪伏在方砖地上,把年老的、巨大的头颅朝着正北的方向磕下去,磕下去,同时发出撕心裂肺的呼喊:

“圣上呀!崇祯主子呀!大行皇帝呀!怎么就撒手归天了!孤臣刘宗周,无德无能,远在边方,不能为圣上分忧,致有今日。真是罪该万死!罪该万死呀……”

有一阵子,黄宗羲被老师那几乎认不出来的模样吓怔住了,只管满怀凄惶地望着。然而,当刘洵、陈刚、王毓芝,还有黄宗会,全都哭喊着跪了下去时,一股突然爆发的巨大悲痛,便像铺天盖地的潮水似的,整个儿淹没了他,使他不由自主地伏倒在地上,同大家一道,放声痛哭起来……



呼天抢地的号啕,整整持续了半个时辰。直到阖府的家人纷纷从各处赶来,老半天地围在书房门口,惶恐不安地朝屋子张望,大家才渐渐止住了悲泣。但是,猛烈的发泄过去之后,随之而来的精疲力竭,使大家连回到椅子上

去的劲头都没有了，一个个依旧坐在方砖地上，大瞪着又红又肿的眼睛发呆。

黄宗羲也同大家一样。而且，直到这会儿，他才得以稍稍抑制着内心的悲痛，把眼前这场奇祸剧变的含义，重新估量一番。诚然，近几年来，他也深深意识到危机的严重，而且不止一次作出过大祸必将临头的预测，但内心深处，又始终怀着一丝希冀，觉得也许不至于真会落得那样的结局。事实上，直到昨天，在行经姚江的船上，他还幻想过局势也许正在好转，并对改革朝政萌生出新的热情和期望。谁知转眼之间，一切希冀、计划全都被击得粉碎了！啊，今后将会怎样呢？据说留都正在商议另立新君，那么就是打算仿效历史上东晋和南宋的样子，力保江南的半壁江山。但是，被天灾和人祸折腾了这么些年之后，江南真的守得住吗？万一守不住，莫非就只有俯首帖耳，任凭那伙下贱的、粗鄙的、无法无天的“反贼流寇”来宰割践踏？或者像战国时那位齐人鲁仲连所说的，去蹈东海而死？……黄宗羲不敢想下去了。他只感到由衷的恐惧和怨恨。这是一种发现自己即将遭到剥夺——包括许多世代以来一直属于他们这一群人的地位、特权、财产，以及事业、理想乃至生命，总而言之，一切的一切，都将遭到无情剥夺的恐惧和怨恨。“啊，瞧吧，早就对你们说过，必须痛下决心，革除积弊，刷新朝政，可你们就是不听，总以为可以抱残守缺地混下去。到底怎样呢？大祸临头了，一切都完蛋了！痛哭也罢，追悔也罢，究竟还有什么用！”悲愤之余，他绝望地、阴郁地想。这时，聚在门外的人群正在散去，坐在身旁的几位也陆续站了起来，分明又发生了什么事，他却根本不想理会……

“大哥，大哥！”一个声音在急切地呼唤，那是黄宗会。

“嗯，他在做什么？还有什么可叫唤的？”黄宗羲冷漠地、迟钝地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发现刘宗周——还有他的儿子、女婿们都不在了。门外的甬道里，传来了他们杂沓远去的脚步声。

“大哥，快去瞧瞧吧，说是外头来了好多人，要见老师！”黄宗会神色紧张地催促说。

黄宗羲怔了一下，随即一跃而起。由于意识到可能要出乱子，他刹那间又紧张起来，甚至顾不上拍打一下袍服上的尘土，便三步并作两步，跨出门槛，急急跟了上去。

当他们赶到大门时，发现门厅里的气氛果然不同寻常，许多身穿黑色衣裤的仆人，正手执棍棒，如临大敌地守在那里，有的在激动不安地交头接耳，有的则挤在侧门上探头探脑地向外张望。黄宗羲在门厅里没有看到老师，猜



想刘宗周已经到了门外，便分开挡道的仆人，跟着走到外面去。

凭借传进宅子里的嘈杂声浪，黄宗羲虽然已经推测到，聚集在门外的人必定不少，但是，当他把目光投向刘府门前那一片宽阔的场子时，仍旧吃了一惊。只见黑压压、密重重的人群，竟然从大门前一直推拥到内河边上，场子上容纳不下，又向两旁的街道迤迤延伸过去。看样子，少说也有五六百人，正在那里神情激烈地闹闹嚷嚷，有的还扬起胳膊，使劲挥舞着拳头。“啊，这些人想做什么？怎么都聚到这儿来了？”黄宗羲惊疑地想，“莫不是意欲乘变倡乱？还是……”

“乾坤摧折，至于此极！如何应变，恳请先生速示明训，俾使我辈得以遵行，不胜泣血企望之至！”一个高亢的声音在人丛中响起。

黄宗羲连忙望去，发现说话的是面对刘宗周站着的一位中年儒生，再打量一下旁边的几个，也全是缙绅打扮的人物。“哦，若是这些人领的头，倒不像是乘变倡乱。”他想，“只是刚才那人说什么——请老师‘速示明训’？不错，他们无疑也已经得知噩耗。那么，想必是震恐异常，不知所为，所以聚集到这儿来，希望老师给他们拿主意。”这么猜测着，黄宗羲才稍稍放下心；随即想到，就连自己，其实也还来不及向老师请示如何应变。这在眼下，无疑是极关重要的。于是，他一边用袖子擦着额上的汗，一边转过脸去，开始同众人一道，期待地望着老师。

刘宗周挺直地站着，没有立即说话。看来，这位悲痛的老人已经从先前的狂乱中摆脱出来。脸色虽然异样的苍白，额上还带着一块磕头碰出的青淤血印，但神情却十分坚毅镇定。他已经重新戴上帽子，须发也略为整理过一下，不似先前那样蓬乱。不过，从他那有如石像般凝然屹立的姿态，以及深邃而坚执的目光中，黄宗羲却隐约感到了某种不祥的意味。眼下黄宗羲还说不不上那意味是什么，只是心中不由自主又微微发起抖来……

终于，刘宗周开口了，语调是沉重而缓慢的：

“列位父老昆仲，宗周忝为人臣，待罪乡里，既不能戮力图君，貽误社稷至于如此，又不能身先讨贼，力挽狂澜以报国恩，尚有何颜苟存于世上？当自断此头，以谢先帝！今后之事，实非宗周所能知，深愧有负列位之厚望。惟愿君等慎持节志，各守所学，切勿屈身事贼，则宗周于九泉之下，亦当感铭大德！”说着，他交拱着双手，转动身子，向全场毕恭毕敬地作了一揖。

在总宪大人说话的当儿，全场的人都屏住了气息，竖起了耳朵。但是，刘宗周这个决绝的、然而又是消极的告白，却令他们于耸然动容之余，分明感到有点失望，以至过了片刻，场子上仍旧一片寂然，没有任何反应。